

九月如歌 著

千万粉丝翘首以待，
年度备受好评的

豪门
虐恋

洒泪完结

Yi nian qing qi



一念 情起

终结篇

下
▼

网络亿万点击，连载期间二次月票榜冠军，
9次连冠，网站订阅总榜NO.1

新增两万字独家番外

随书附赠精美书签+涂色卡+自制书签

哪怕这个世界未必温暖，
我也始终相信，

能再相遇
已是再好不过的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JIANGSU PHOENIX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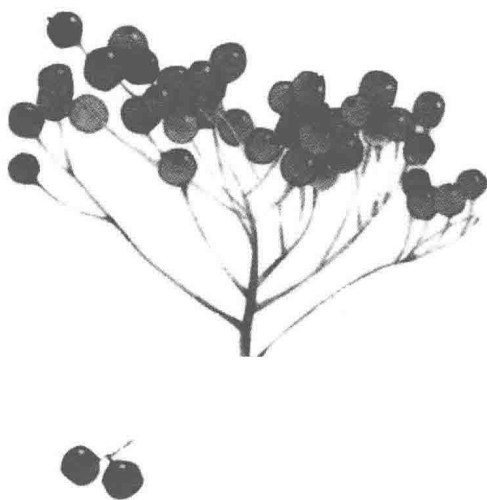
九月如歌
著

Yi nian qing qi

一念 情起

终结篇

下
▼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第十章

请君入瓮

裴锦程整整一下午都被股东缠住无法脱身，锦程控股声誉受损，导致股东利益受损，大股东们都围在总裁办公室里，要求裴锦程给出解释。

股东们围在办公桌前，个个都像内分泌失调一般面红耳赤，几乎将房间堵得水泄不通，只有裴锦程一个人坐在大班椅上，椅子退得有些远，一双长腿毫不避讳地交叠着搭在办公桌边上。

若换在从前，在锦程控股的地盘上根本不可能见到如此狂浪不羁的裴锦程，简直没有一点集团总裁该有的样子，毫无绅士做派和风度，更别说管理层该有的仪表和谈吐。

面对请人操盘的指责，裴锦程冷声嗤笑道：“我请人操盘？有证据吗？”

一名四十多岁的股东勃然大怒：“还要什么证据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！媒体现在也对我们锦程控股之前的K线和股价以及大资金股东账户的手法进行了分析！”

“然后呢？”裴锦程淡淡地瞄一眼问话的人，“凡事讲求证据，你们可以跟任何采访你们的媒体人说，如果他们再进行不负责任及诋毁锦程控股的报道，我们会告他们！”

众人无语：“那为什么股价会出现这样的变动？”

“股市出现变动，本来就是它的投机性造成的。很多私募基金专门做这样的事，你们不是不清楚的，我们盘子放在这里，就是让人家自由买卖的。这点应对能力都没有，还做什么集团公司！”

“私募？”一个女人眉间疑云重重地问，“我们锦程控股不是小盘子了，一般的私募基金怎么可能做得动？”

裴锦程道：“那我不清楚了，让他们去折腾好了。”

“出现这样的状况，公司应该想办法进行补救！”

“顺其自然地进行自然规律的洗牌，就是最好的补救方式。”

“这会让很多股东血本无归！”

裴锦程依然面不改色：“他们若只看短线，血本无归那也是因为赌博性质地买锦程控股的股票，而锦程控股本来就不适合做短线投资。”

桑尼敲了裴锦程的门，听到裴锦程说了“进”，才拧锁推门进来：“总裁，刚刚靳斯翰电话过来，说一个小时后到办公室，希望您的办公室可以清静一些。总裁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整理跟靳斯翰的合同。”

裴锦程站起来：“都出去吧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股东损益方面的事情，我建议你们把要说的重点全部总结出来，放在明天的晨会上，条理清晰地提出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锅粥地冲进我的办公室来讨说法！”

“我现在是公事处理时间，再次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我的工作。有人过来找我，我需要静下心来整理思路。”散漫的神色已经不见，裴锦程的面色慢慢凝住，秀雅的面庞也笼上了一层戾色，“都出去，我不想再说第二次。”

还有很多话都没有说的人把话卡在喉间，真是忍得有了内伤。

但裴锦程一旦不再玩世不恭之后，倒真的没人敢再像方才一样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了。

城市另一端一座办公大楼里，裴锦瑞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监控。屏幕一花，他刚一皱眉，屏幕突然又恢复了正常，裴锦瑞正埋头看着合同，一章章地细审、签字。

裴锦瑞在心底嗤笑，公司都已经快完蛋了，裴锦程还天天弄得这么认真。

裴锦瑞近来休息真是越来越少，他不是盯着监控，就是晚上回去紧紧看住叶筱。

一想到叶筱，裴锦瑞才下去的烦躁又涌上了心头。

靳斯翰坐在秘书办公室里，挑剔地看着面前放着的咖啡杯，一脸的嫌弃：“为什么不准备我专用的杯子？”

桑尼挺怕伺候这种荧幕上温柔、荧幕下冷酷的大明星的，真的挺讨厌的，装什么好人呢？在外面装得多心疼自己的粉丝，实则粉丝送的东西堆在仓库里看也不看一眼。

“我去给你换个一次性杯子？”

靳斯翰冷眼瞟了桑尼一眼，像给了人一刀：“你以为这里是星巴克？”

桑尼无语：“我马上让人去超市给你买一只。”

裴锦程推门进来，看也没看靳斯翰：“来了。”

靳斯翰坐在位置上，一动不动，也没看裴锦程：“嗯。”

桑尼被这气氛冻得一僵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怎么有两个气场超强大的男人在

一间屋子里非常难受呢？她是不是应该提出来换一个大一点的秘书办公室？

“总裁，我去让人给靳先生买个咖啡杯。你们先聊，我出去了。”

裴锦程在靳斯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：“不是给他泡了咖啡了吗？”

桑尼无奈一笑：“靳先生要专用的杯子。”

“嫌弃这里的消毒措施做得不好？”裴锦程看向靳斯翰，挑眉问。

“我当然需要专用的杯子。”靳斯翰往后一靠，白了裴锦程一眼。

“那今天就别喝了。”裴锦程抬头看着站在一旁的桑尼，“或者你打电话给他的助理，让他们送只杯子过来，最好咖啡都自带。出去吧！”

桑尼心里窃笑一下，还是很正经地哦了一声：“那我先出去了，有事叫我。”转身离开。

“你！”靳斯翰的背一下子离了沙发椅背，“裴锦程！你有没有意思？这里居然没有我的杯子！”

裴锦程抬脚跷起二郎腿，双臂往后一展，气势强而不张：“你要杯子干什么？你是个骆驼，又不爱喝水的，要杯子干什么？浪费我员工的时间啊？”

靳斯翰狠狠地瞪了裴锦程一眼：“你跟你老婆一样，都让人受不了！”

裴锦程的眉头微不可察地一皱：“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
靳斯翰一脸恼色：“这份工作我不干了，还要装作自己很健谈一样跟她搭讪。你另外找人。”

裴锦程耸肩：“可是没有人比你更适合了啊。”

靳斯翰一想到自己要死皮赖脸地去跟一个已婚女人假暧昧，就烦不胜烦：“我有什么好适合的？我一个没有历史污点的娱乐圈王子，纯洁白净，就这样被你毁了，凭什么？”

裴锦程淡淡一笑，眸里是显而易见的狡诈之色，尾音带着意味不明的味道：“凭什么，你说呢？”

靳斯翰厌恶地睨一眼裴锦程：“你怎么也是个绅士。”

“No, No, No！”裴锦程搭在沙发背上的手竖起食指，左右摇了摇，“那是一种错觉，但我以为你是了解我的。”

靳斯翰在心里啐骂裴锦程简直无耻透了，口中说道：“对，经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再也不会觉得你是个绅士了，你就是个人渣！”

裴锦程笑着点了点手指：“猜对了，哈哈！”

“你太太不愿意跟我吃饭，我尽力了。”靳斯翰为了这个事情有点懊恼，“难道你比我长得好看？”

“你是尽力了，但你没努力啊。”裴锦程挑了一下眉，“或许你觉得你比我长得好看，但是就算你比我长得好看，而你的心灵没有我的美，相由心生，哈哈！”

靳斯翰端起面前的咖啡杯，站起来往前一倾：“真想泼你一身！你现在也有脸说心灵美？”

裴锦程浅笑道：“申璇那里你继续忙吧，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给你。”

靳斯翰再次端起咖啡杯，喝了一口：“绝情！”

“死皮赖脸的女人。”裴锦程无奈地撇了一下嘴角，嫌弃道，“不可爱。”

靳斯翰在裴锦程的办公室只待了五分钟，是拿关于下一季代言续约的合同，两人没说几句，总裁办公室就又只剩下裴锦程一个人。

申璇刚一出电梯，便看见一脸酷容甚至可以说是表情很有些不悦的靳斯翰。靳斯翰注意到申璇的目光时，眸光淡淡带过，不曾过多停留，似乎今天珠宝行里的搭讪从未发生过。

申璇径直走向锦程控股的前台，却被告知不能入内。

前台的人是认识申璇的，可以说只要在这个公司上过两年班的人，没有谁不认识申璇。

前台支吾着难为情的神态，让申璇闭眼深深呼吸了一瞬，她不想为难任何人，她也知道人家也不想为难她，只不过是“皇命难违”。

高跟鞋的声音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大，申璇不想抬头，却在听见前台喊了声“太太”后而下意识地抬头。

这声“太太”并不是朝着她喊的，申璇循着前台微显殷勤的声音看过去，白珊挽着手提包，披着长发，身穿宽松的白T恤加休闲裙，像个大學生一样婷婷而来。

申璇面色一沉，她现在可做不到像曾经一样装作看不见，她和裴锦程之间已经不能像曾经一样对待对方，如今就算一个天大的项目又怎么样？

公司的职员居然又开始叫白珊“太太”了。

“我进去找锦程。”白珊温声含笑。

前台马上便要为白珊引路，余光却是尴尬地在申璇脸上停了一瞬：“哦，好。”

要说最厉害的一刀，便是前台的这一眼，简直让申璇无地自容。

申璇在玻璃门打开的时候，同白珊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区。

白珊一下子侧过脸来：“你！”

“你什么？”申璇比白珊略高一点，下颌微扬，便是睥睨。她转身往总裁办公室走去。

白珊装弱地等在外面。

办公室里，裴锦程拉开抽屉，将里面的两份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：“这是当初你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了字，你看一下。申璇，既然我给你好处你不签，那么这两份你净身出户的，我就拿去办离婚证了。”

申璇不敢置信地看着协议书：“裴锦程！你怎么可以这样逼我！”

裴锦程深深呼吸，过了半晌，终是长叹一声，无奈地说道：“阿璇，你先忍一忍吧。离了婚，等我和白珊结了婚，项目做成后，我再给你在外面安个家。但是现在，这个婚得离，白家一直在盯着。我对你，还是有感情的。”

申璇咬牙切齿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对我有感情却要跟我离婚，跟别人重新在国内注册，把我养在外面？裴锦程！我成了什么？”

裴锦程皱着眉：“我觉得我们之间，有没有婚姻，都可以。等项目稳了，我一个月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外面跟你住。”

申璇一把抢过那份离婚协议书，气得手抖地狠狠撕碎，咬牙切齿地挤着话：“裴锦程！你个王八蛋！”

裴锦程看着满地破碎的离婚协议书，愤然大怒。一张淡漠的俊容变得铁青，额上的筋络发青跳起：“你就不能为了我的事业牺牲一下！婚姻在我们之间就那么重要吗？如你所言，我们都经历生死了一个婚姻有什么用？你就不能让我做成一件大事！”

申璇握着拳头，将手里还没有丢掉的破碎文件纸狠狠地砸在裴锦程的脸上：“有用！有用！那是我坚持守候的东西，我不会让给任何人！不会！这辈子你都休想拿我的婚姻去做成任何交易！那是我的！我不会让！我不会送！我不会给！”

申璇拼命想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却还是激动得不可遏制。

为什么说婚姻不重要？不重要她何必这样委屈？

“申璇！当初你去马赛回来，以为我们离了婚的时候，你还不是像一个情人一样跟我在一起？你现在装什么清高！”

申璇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还有脸说对她有感情？他居然这样说她，这个王八蛋！

天空突然变了，不一阵便是滚滚的乌云翻涌，电闪雷鸣后，雨如瓢泼。

雨豆子气势汹汹地拍在玻璃上，打得玻璃啪啪地响。

申璇走出总裁办公室，眼睛通红，面颊却干爽无泪。她一直挺直着背走出去，按了电梯。电梯门甫一关上，她整个人如被抽掉了筋骨一般顺着墙壁跌了下去。

知道电梯里有摄像头，她又扶着墙壁站了起来。走出电梯时，她才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跌跌撞撞，根本踩不稳步子。她冲出去的时候，雨点重重地打在身上，像有人在朝着她的身上丢着小石子。一粒粒的小石子打在脸上，打得她低下了头；打在额头上，害得她发了晕。属于她的东西，就快要不见了，正在一点点地消失……

申璇身体靠着路灯的杆子，慢慢地滑下去，脸上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流得太快。

她的肩膀被人握住，像铁钳一样握住，脸上也不再有小石子打过来，她只知道自己瑟瑟发抖的身体跌入了一个怀抱，然后突然被人打横抱起，头顶是偌大的雨伞。雾气笼



罩的视野里，她看到了靳斯翰的脸……

黑色的保姆车在被突然倾盆而下的雨水笼罩的城市街道上飞驰，溅起如浪的水花。雨水拍在挡风玻璃上，雨刮器赶也赶不走。

车子一路向南，有狗仔的车子一直跟到了郊区，最终被路卡挡住，只能看着黑色保姆车离开视线范围无法追逐而捶胸顿足。

车子开进庄园式的欧式别墅群，高阔的黑色大铁门缓缓打开，打着墨绿色大伞的保安跑出来，把车子往里面带。

黑色保姆车未作停留地开上小道，绕到别墅后，直接开进了别墅下架空起的停车库。

申璇被靳斯翰抱下车，进了别墅电梯，直接上了楼。

电梯门才一打开，两个绾着发髻、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保姆唯唯诺诺地跑过来：“少爷！”“少爷，这是……要帮忙吗？”

“去准备热水，给她擦个澡，然后把小姐那里新的家居服拿过来给她换上，头发吹干。”靳斯翰冷冷地吩咐完，抱着申璇上了楼。

两个保姆从另一幢别墅拿了衣服过来。

申璇睡一觉起来已经是晚上，她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明明难过得很，却能睡得很香。睁开眼睛却不是自己的卧室，她吓得惊跳坐起来。

比裴宅里钟妈还要殷勤的阿姨快步走了过来：“申小姐，您醒了？”

“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”

“申小姐，您可以叫我万妈。这里是翡翠园，我是这里的佣人。”

“翡翠园？”申璇吐了口气。城南有一片小型的富人区，有几个别墅群，分别被几个隐形富豪圈了起来，一整片山的路口禁止通行，属于私宅用地。几个隐形富豪都有自己的园子，只是不知道住的人是谁，也不好打听和询问，其中一个园子就是翡翠园。可是，她是怎么进来的？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”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申璇懊恼自己的头脑不清。

“放心吧，衣服是我给您换的，少爷当时没进来过。”

“靳斯翰？”

“对。”

申璇揉了揉眉心，靳斯翰居然是翡翠园的人？

申璇下楼的时候，听到了油吱吱焗食的声音，好奇地绕过厅走过去，超大的厅外有开放式的厨房，油烟机声音不大，还不如在铁板上烤牛扒的声音大。

铁板外一圈是大理石的自助台，上面已经摆好了精致的料理。

厨师围着素色格子的围裙，修长的手掌拿着短铲，熟练地翻着牛扒，头也没抬，但能看到半勾着的嘴角：“坐吧，寿司如果不喜欢，就等牛扒，还有刺身。如果你要吃，等会儿给你弄，更新鲜。”

没有说名字，但申璇看了一下四周，知道他是在对自己说话：“不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吃了晚饭我送你回去。饿着肚子可不是新时代女性会干的蠢事。”

申璇被说得一晒：“我身上好像没带钱。”

“没事，你的保镖说会还我钱。”

申璇受不了香味的诱惑，慢慢走过去：“哦？”

靳斯翰抬一下头：“我是天然 C 的代言人，我带你走的时候，你的保镖跟裴总裁打过请示，所以如果你吃了我的东西，我会找他要钱。”

申璇嘴角一僵，在铁板自助台前坐了下来。她暂时不想提裴锦程，面前的寿司看着很诱人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

“你自己做的寿司吗？”

“对，我喜欢做这些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做明星，而不做厨师？”一个寿司整个塞进嘴里，大米的嚼劲和海苔的鲜脆，还有里面果蔬的爽口，交杂在口腔里让人的味蕾大跳。

“我现在不是在做厨师吗？黑胡椒的喜欢吗？”牛扒已经装盘，厨师手上动作不停。

“喜欢。”

哧……黑胡椒酱淋在牛扒上，冒着烟，飘散着香味。

申璇肚子饿得很，靳斯翰把牛扒端到她面前之后，修长的手指拎起台面上的餐巾，两手一抖，铺在申璇的腿上，又动作优雅地替她摆放好餐具。

他手掌一抬，放在餐盘上方，很绅士地微一颌首：“申小姐，请用餐。”

“谢谢。”申璇舔了舔唇，肚子不单单是饿，而且是馋。如果只是饿，她还可以忍忍，偏偏清水似的唾沫一个劲儿地往上涌。

“慢慢吃，尝尝味道就好，我再给你烤两条秋刀鱼。”

“有鱼？”

“呵。”靳斯翰已经重新回到厨师料理的位置，动作轻快地把铁板清扫干净，淡黄色的油挤了一圈在铁板上，短铲拂了拂。放下铲子后，他转身拉开身后的双开门大冰箱，取出鱼。

“很新鲜，不错。”厨师由衷地赞美着自己的食材。

申璇嘴里咬着鲜嫩多汁的牛扒肉，眼睛看着铁板上的秋刀鱼，心里盘算着回去后要帮梧桐苑主楼的厅也装修成这样，做一个大大的料理台，这样就可以请一个会做料理的

厨师做可口的饭菜给她吃。

秋刀鱼装盘后，申璇看着厨师那修长的手指拿起一块柠檬，对折一捏，透明的黄色柠檬汁淡淡地滴在秋刀鱼身上，她的唾沫来得更汹涌了，压都压不住，不由自主地朝着那盘鱼伸手：“谢谢。”

靳斯翰被申璇这个样子逗得一笑。他的笑容不单单是迷人，他身上的气质不是干净，而是无欲，这样的人反而更容易让人以为他高高在上。不争而得的人，最有资格无欲。

怪不得说他是像谪仙一般的美男子。仙都是无欲的吧？

餐盘放在申璇的面前，靳斯翰去洗手台洗手，回来后便很不讲礼仪地坐在了申璇旁边的大理石自助台上，随手拿起申璇面前小碟里的寿司扔进嘴里。明明是很不文雅的做法，偏偏还让人无法觉得他不绅士。

申璇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埋头认真地吃鱼，真香。

“我说请你吃饭，你还说没空，现在不也吃了吗？”

申璇可不想占人便宜，但她现在吃人嘴短，很痛恨自己现在的馋劲：“我会付你钱的。”

“我做的饭，可是无价的。”

申璇无语地想，还是先吃完再说吧。

靳斯翰抱着双臂：“申小姐，反正裴锦程现在想跟你离婚，不如你就跟他离了吧。像你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，肯定能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终身伴侣。不如，考虑一下我？”

“噗！”申璇是真的被骇到了，她把面前的盘子一推，“我不吃了，虽然、虽然我还没吃饱。但是我不打算为了一顿饭，就把自己卖了。”

靳斯翰没忍住，被申璇的话惹得笑了起来：“哟，快吃快吃，不让你考虑我了。”

等申璇带着疑惑吃完了面前的东西后，靳斯翰又道：“现在吃完了，吃饱了？”

“吃饱了。”

“吃饱了，那你就继续考虑一下我吧。”靳斯翰很认真地说道。

申璇头顶一排乌鸦飞过：“这个玩笑，一点也不好笑。”

“我没有开玩笑啊。”

“就算我这辈子没男人要了，也不会找个娱乐圈的男人来给自己添堵。我从未考虑过，曾经，现在，将来一如既往。”

靳斯翰拿了一个圣女果塞进申璇的嘴里：“我不混娱乐圈也行啊。只是这几年无聊，玩玩的。我在全国有七家五星级的大饭店，每个饭店的主菜都是我创的，生意好到不行，裴锦程要在我饭店里吃饭，还要亲自打电话给我才行，我不混娱乐圈也不可能会饿着你。”

“我不要任何人，也不会饿着自己。”申璇淡然地说完，目光落在双开门的大冰箱上。她悠然地站起来，尽量把自己目光里的好奇掩下去，做出一派闲来无事的样子，绕着料

理台往冰箱那里走去。

靳斯翰看着申璇的侧影，那女人的下巴抬成自信的弧度，听一个女人说“我不要任何人，也不会饿着自己”的话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那扬起的小下巴，似乎真如她自己所说，全世界都没有人让她依靠的时候，她也不会挨饿。所以，他的什么七家五星级饭店，什么翡翠园，什么大明星趋之若鹜的星光传媒，她都是不屑一顾的。

如此自信的一个女人，她的眼睛和脚步的方向却赫然是冰箱。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分析，当一个人在不预备购买的情况下，目光停留在一个物品上的时间超过三秒钟，就是有点兴趣；如果停下来驻足细看，就是有购买欲望，而驱使购买欲望成功需要感性的刺激，用感性的思维迅速说服理性的分析。他的嘴角轻轻一弯。

“冰箱里还有很多新鲜的食材。”靳斯翰是个很善于观察的人，申璇方才吃牛排的时候，眼睛就盯着鱼，在他挤下柠檬汁的时候，明显地吞过口水。他随手拿了料理台上果盘里的水果，抛了起来。暗红的蛇果被擦得光亮，在空中抛起时带着细细的光，闷闷的嗒嗒声，从他的掌心传来。“里面还有从国外空运过来的深海生蚝、很新鲜的金枪鱼、刺身，其实烤小黄鱼也很不错，鲜嫩多汁。”

申璇认为此时辣椒对她的诱惑都没有海鲜对她的诱惑大，一听到这些名字，她的舌尖上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击，好像突然吃了很酸很酸的东西，那酸味刚刚好，又不会让人倒牙，只会好吃得不停地分泌唾沫。

在拉开冰箱的时候，申璇才感觉到身为一个女人做不好饭菜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。身为一个人类，不会烹饪美食，何止是暴殄天物？简直就是白活了一遭！

入目的陈列架摆放得规整而漂亮，比超市的摆放更专业。蔬果绿绿红红、黄黄橙橙，品种全是按竖排摆放，同类水果大小均匀，颜色像是被排列过的色卡：艳红的蛇果，之后依次是橙色的新奇士、淡黄的柠檬、淡白的菠萝莓，一溜看下去，均匀又夺目。连生鲜区里的生蚝都一个一个地整齐摆列，大小匀称。

她看到了三文鱼，还有金枪鱼，还有小黄鱼……

其实刚刚她也没吃多少，牛扒不大，如果是在外面吃饭，牛扒的分量会有这里的两个那么多，还会有罗宋汤，还会有沙拉和千层松饼。

刚刚的金枪鱼也不大……

“我都不会烤鱼，不如学一下？”

“我教你？”

“你说，我来操作就行。”申璇已经把金枪鱼端了出来。

很快，鱼就烤好了。

靳斯翰把劳动成果推到申璇的面前：“还行，火候稍过了一点。你吃吧。”

申璇皱了一下眉：“我觉得很不错。既然你不吃，我就吃了吧。这些东西肯定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，很贵，省得浪费。”

申璇坐下来，慢慢地吃着鱼，虽然说是她操作，但刚刚从第一步开始，基本上就是靳斯翰在做。味道很好，这个料理台不错，她一定要在梧桐苑弄一个。

雨下得很大，黑压压的乌云让天色过早进入了能见度低的状况，所以车子开得并不快。

申璇觉得白吃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有些不好意思。靳斯翰除了之前提过一次，后来也没有在她的问题上纠缠过，只是随意问些关于天然C曾经的历史，她也在合理的范围内知无不言。

靳斯翰应该是介于裴锦程和韩启阳之间类型的男人，没有过分的霸道，也没有无底线的温柔，但是又让人觉得很神秘。

关于翡翠园，关于所有人都不知道的背景。他不说，她也不问。如果她记得没错，天然C的资料上也只是写了他的出生年月和出道年月，连毕业于哪个院校都没有公布。沁儿当初怎么跟裴锦程扯上关系的，他们之间有联系吗？她得去问问。

“天然C你真的不管了？”

“现在我没时间管公司的事，宅子里一大堆事。”申璇如实回道。

“能够理解。裴家那样的大宅子，事务大概比一个公司更多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
申璇笑了笑。

车子到了门口，靳斯翰说：“等一等。”他率先下了车，雨伞放在后备箱，等他拿好了伞，人已经被大雨淋了个透湿。

他撑着伞站在副座外面，拉开车门。申璇看着全身湿透、发尖和下颌还滴着水珠的靳斯翰：“你！”

靳斯翰笑了笑：“我身体好，没事。你要是再淋一次，肯定要感冒，那我今天这好人就真白做了。拿着伞进去吧。”

申璇眉头微蹙，下车后，去接了靳斯翰手中的伞，抬头仰视着他：“谢谢。”

靳斯翰的手指上还带着水珠，轻轻撩过申璇脸颊上的发，帮她顺到耳后。他的动作明明如此亲近，却因为没有过多的停留显得绅士而得体：“回家后，用热水泡个脚，等会儿鞋得打湿了，看来下次我的后备箱得备一双女士雨靴才行。”

申璇指了指车子，示意：“我送你过去吧，省得再淋湿了。”

靳斯翰笑了笑：“不用，反正都湿了，如果病了，我就正好赖到你身上。”

申璇还是坚持把靳斯翰送上了车子：“再见！”

靳斯翰轻挑一下眉：“好，一定再见。”

车窗滑上，车轮缓缓滚动，车子在离开申璇几米之后，突然提速，溅起成排的水花。

申璇刚一转身，就看到停在出口正准备出来的装甲越野。只有雨刮器不停地摆动，车子像巍峨的山脉矗立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透过雨帘，她似乎看到主驾驶室里面，男人的眸子寒光带刀。

申璇打着伞快速走过去，一双板鞋被溅得湿了鞋面，她走到装甲越野车的边上，脚趾踩在鞋里，便感觉到了滑溜。

她拍了拍车窗：“锦程！”

裴锦程紧紧握着方向盘的手。他调整着自己的呼吸，本来已经想好了要放开，免得自己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，她会接受不了。现在至少他还有机会看着她死心，还有机会看到她再结良缘。可是明明是她的初衷，此时他还是被嫉妒折腾得无法平静。明明想让她快点上车来，外面雨那么大，却只能让她撑着伞，站在雨中。

车窗滑下，裴锦程看着申璇，冷冷的凤眸里，倾溢而出的是鄙夷的味道：“看来今天玩得很愉快。”

申璇被他的眼神刺到了：“我下午晕倒了，是靳先生把我带上车的。”

他又怎会不知道她晕倒了？

“只是带上车？”

申璇看着裴锦程越加浓重的讽刺意味，心底像是被雨水浇了一般，慢慢地凉下去：“去了他家，吃了顿饭。”

雨拍打着车身、伞面，声音比申璇的声音还要大，裴锦程却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清楚。

“小珊在外面，我去接她，你自己回去吧。”

车窗滑上去，申璇闭了眼睛。她点了点头，在车子刚一启动的时候，她追过去再次拍了拍车门。哧！吱！车子被快速地踩了刹车！

这次车窗完全打开了，裴锦程的脸如头顶阴翳的云层：“你想死就往车前撞，耽误我时间干什么！”

申璇被裴锦程吼得一愣，下午六点刚过，四周还没有黑下来，她清楚地看到他耐性全无的脸，不禁嘴角浅露讪然：“现在同我多说一句话，都浪费时间了吗？”

裴锦程深深呼吸，闭了眼，而后又睁开：“申璇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态度不好，但我的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谈。离婚协议书你撕了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之前我拟定的那份。”

申璇笑着点了点头：“裴锦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爱上一个人，就永远都可以任锤任扁、无怨无悔？裴锦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突然想起来，发现我还是一个比较值得珍惜的女人的时候，我已经不会回头了。你到那时候再后悔，又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现在不是初见你时的二十二岁，你也不再是快满二十六岁的男人，我们都过了



任意妄为的年纪，可是你现在却不停地、变本加厉地、任意妄为地伤害我，你把我对你的感情和爱都糟蹋干净了，你真的一点也不会后悔吗？”

裴锦程俊眉紧蹙，眼底流露出来都是无法理解的疑惑：“既然你说爱，那么爱一个人不是该付出吗？你现在支持一下我又能怎么样？既然是爱，又何必在意那些表面上的东西？怎么都是在一起，离婚不离婚又有什么不同？”

申璇撑着伞站在外面，溅起来的雨水已经从下往上打湿了她的裤脚，衣服贴在皮肤上，开始凉凉的裹得人极不舒服，这时候她却麻木得没了任何知觉。她深吸一口气：“锦程，我不是想和你计较，更不是想和你平等。我说过，我等你去做你要做的事，但是你要留最起码的底线给我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不是知道我被靳斯翰带走了吗？你没有一个电话问过我在哪里，做什么事；你见到我，也没有问我有吃过晚饭，你只是告诉我，白珊还在外面，你要去接她。锦程，我是个人啊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就这样站在雨里等你问我一句，哪怕一句，你也不肯。你觉得我还有多少精力能陪你这么折腾下去？”

“你好好回去睡一觉。”

申璇终于不想再争论下去了，寸寸凉下去的心尖已经不能再和这样的雨天融在一起，她会浑身冻僵。

“我还有件事，要和你说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申璇觉得这样也是个机会，至少没有旁人在：“爷爷……”

哪知她还没有说完，裴锦程已经将她的话打断：“我还不相信你会把爷爷怎么样，而且，你也不敢。我走了。”

车子这一次是突然提速，冲了出去。

申璇苦涩地一笑，他竟然像是在逃离。

回到梧桐苑，申璇在浴缸里泡了一阵，直到全身都暖了起来，才上了床。

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云雨，还有时不时的雷鸣电闪，申璇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她跳下床就去找手机。

手机拨了两遍都无人接听，她心急如焚。

下如此大的雨，路必然不好走，爷爷现在应该快到寺庙山下了吧？

电话好不容易有人接了：“喂！生叔。”

“大少奶奶。”

“爷爷在吗？我想跟他通个电话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申璇捏了捏电话，看着窗外雨水打成水纹流淌在玻璃窗上，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传来，申璇手一紧：“爷爷！”

“哎，阿璇，早点休息。”

“爷爷，晚上你们别上山了，找个五星酒店先住下，明天雨停了再上山去，好吗？”

“爷爷听你的，你早点睡。”

“好，晚安。”

裴立把手机交给生叔：“阿生，真的有车跟着我们？”

“老爷，我也不确定，但是今天晚上，我们还是不要上山，明天早上我们再上去。”

“我们带着的保镖都在车上。”裴立扫了一眼七座的车子，他的头脑有一瞬间很清明，却又越来越模糊，“会是谁派的车子在跟着我们？”

生叔很忧虑，方才他一直在看着后视镜，那车子是甩也不用掉，但又不逼近。车子上坐着老爷子，他更不敢去招惹起冲突，万一出了事可如何是好？他总觉得这次寺庙之行风雨难测：“老爷，要不然我们请人带信给方丈，让他派弟子下来取一下金玉，开了光再送下来？”

裴立立时便摇了摇头，是好久都没有了的严声厉斥：“这怎么行？那是保佑阿璇和她肚子里孩子平安的东西，怎么可以假手于人？我要亲自上去上香，跪拜！”

生叔看着裴立这时的神情，心里一阵难过。他还是习惯那个有着雷霆手段的老爷子，看着自己崇拜了几十年的人突然一下子变得慈祥，有说不出的酸楚。他又怎么会不明白老爷子很怕别人知道他已经开始糊涂了？可是他还得瞒着宅子里的人，不然估计得翻了天。

生叔忙笑着哎了一声：“听您的。”

室内只有一盏台灯，光线并不明亮，在雨夜甚至显得阴沉。

风雨把风铃的声音推动得更加清脆。

阳台的玻璃门被拉开，强大的风灌进厅里，挂在厅里的风铃一个个被大风吹得打着旋，裴锦瑞觉得好不聒噪，一把将风铃从房顶上扯下来，又一阵叮当的响声，风铃被狠狠扔在了地上。

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响声慢悠悠的，却又带着沉稳有力的气魄从裴锦瑞的身后传来，他慢慢转过身去。

裴锦程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朝裴锦瑞走去，却在未到之时停下了步子，弯腰把风铃捡起来，风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，他欣赏地看着手中风铃在雨夜的狂风中发出点点银光。

“好好的东西，扔了干什么？”